

說
庫

第二冊

神
仙
傳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神仙傳序

予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竄子入火而陵烟馬皇見迎於護龍方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木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卻老以食松朶疏煮石以練形琴高乘鯉於碣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九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邱咀菖蒲以無終雨師練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玄塗周晉跨素鶴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絳山陸通匝遐紀於橐蘆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幘於京師犢子繫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砂阮邱長存於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予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為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晉抱朴子葛洪稚川題

神仙傳目錄

卷一

廣成子

老子

彭祖

魏伯陽

卷二

白石先生

黃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卷三

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

李常在

卷四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卷五

泰山老父

巫炎

劉憑

樂巴

左慈

壺公

薊子訓

卷六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

董奉

卷七

太玄女

西河少女

程偉妻

麻姑

樊夫人

嚴清

帛和

東陵聖母

葛玄

卷八

鳳綱

衛叔卿

墨子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沈羲

陳安世

劉政

卷九

茅君

蘇仙公

孔安國

尹軌

介象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卷十

沈文泰

涉正

皇化

北極子

李修

柳融

葛越

陳永伯

董仲君

王仲都

離明

劉京

清平吉

黃山君

靈壽光

李根

黃敬

甘始

平仲節

宮嵩

王真

陳長

東郭延

陳子皇

班孟

戴孟

封衡

董子陽

魯女生

神仙傳目錄終

神仙傳卷一

晉葛洪著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後。余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

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稼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鷓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為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恠。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

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德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為主。並老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頰。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頰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神通。遠見者。稟氣是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眾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應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為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邱。相從三年。而後可教。

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請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為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蚋啣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繫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正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惟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為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為釣緇而投之。未嘗不鈎而

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
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
猴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
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
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
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
賃於老子。約日僱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
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
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
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
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
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
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
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並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

請教誠。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讓。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疎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為宗也。

彭祖

彭祖者。姓篋。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為。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

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體和。王自往問。訖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卹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既而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為。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為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禁樂有若雀化為蛤。雉化

為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毒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為累。乃可為貴耳。人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遷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畧。不如獨卧。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為害也。不知其經脉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

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象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已謝過。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為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避。尤為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為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秘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淫。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

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為彭祖經。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謂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為？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忝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妙，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神仙傳卷二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攝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為主。而金液之藥為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收豬。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黃初平

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

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生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為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

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歎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為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惟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鬚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爨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蕭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惟獨見遠。

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信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戴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為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饋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墜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恠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

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以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叱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請問。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並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惟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

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靡落。大而不可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並符傳於小箱中。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恠問之。女曰。此翁乃妻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有一百三十歲。兒七十一。後入華山去。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為負笈西之女。凡山北到玄邱。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

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竝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為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名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為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偽病困。當欲死。公昉即為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為之流涕曰。卿為吾家使者。勤苦歷年。當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怯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為舐之。即當愈耳。公昉即舐。復言無益。欲公昉舐。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即為酒具。著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

公昉夫婦並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昏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作藥。藥成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顏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嘗不審也。有古强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恠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轆脚皆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神仙傳卷三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為庵。於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帝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惟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耶。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磳嶒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鬚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惟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為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為耶。問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作。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促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眾客震悚。須臾廳

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齧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為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懽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陽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菟之節。皆年十五六餘。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為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

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並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間推問。有人答對。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雞頭山仙去。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見。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愎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並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鄆。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

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卽度與貧人。於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乘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為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畧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懼悅則善。慘憾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室。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方。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竅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為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惟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為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別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况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方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卧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帔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招呼之。皆見其形。人在獄中。或狐狸蠱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出。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為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即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乃泣涕曰。為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

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月。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來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卧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郟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惟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神仙傳卷三終

神仙傳卷四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為事。惟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為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為離騷經傳。受詔食時。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玉。王使閭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育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狹。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

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
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遠。皓首則謂之庸。安恐非發石採玉。
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
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發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
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縻
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爰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
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惟
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為老人。告王曰。余雖
復淺識。備為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
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
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為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
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及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
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
金。凝鉛為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

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於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為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閼。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恐死。與伍被素為交親。伍被曾以干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為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坑。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即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為畫誅。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蟲。况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

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為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為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廂三年。後為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為淮南王。為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為公孫卿樂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惟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惟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為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即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

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為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樸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仙者。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數耳。而俗民謂為不然。以已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况仙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為哉。陰君自叙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來。何為俗聞。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為合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樨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練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

示將來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子獨好道。而為匹夫。高高素志。不仕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雲承翼。與我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傲戲仙都。顧慙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為傳。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曰。予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為隣。惟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為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餘年。明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脰。乃見宸識。遂受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皇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已所

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為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並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輪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為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辜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為約於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為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即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

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惟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恰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亦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為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秦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試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惟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為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怪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為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時伏而窺之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卻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

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惟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惟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腳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神仙傳卷四終

神仙傳卷五

秦山老父

秦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水飲水。並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物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泉。老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腳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淚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二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強勇。無所疾患。氣力

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為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為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邱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當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並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遮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靦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屍都市。肉饜烏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着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即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余生。改惡為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

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為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勅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勅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救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為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為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為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為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効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偽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以火焯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埤按前漢書王子侯及功臣表俱無金卿侯劉憑不審其故

藥巴

藥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卻入壁中去。冉冉

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為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為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齋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便為一狸。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為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為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為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是

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為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願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卻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為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杯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即為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椽。杯懸搖動。似飛鳥。

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勅收慈慈走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為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小羊前跪而曰為審爾否更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為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之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為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為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

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王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着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為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惟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

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惟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卻厚。幸謬見哀憫。猶人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真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盃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卧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絢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

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能仙道也。賜子為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為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惟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為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

復舒如舊也。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惟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閉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即死。隣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枉問之曰。復思兒否。隣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惟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中。明旦昏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渴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隣居。為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窺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為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

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耶。吾今食後即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尚問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朝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是所服飾顏貌無異。惟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驛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胷。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噏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

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間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神仙傳卷六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為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仙。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常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

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沈、先莠之根、百卉花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為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為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為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為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於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為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

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却元節。左元放皆為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為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栢樹。生道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頓接二人。可授不授為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為

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尚有識之者。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鈇。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大學書生。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博。中散大夫譙國稽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濶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携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

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關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恠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者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為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為庵。獨止其中。不設牀蓆。以草褥襯坐。其身垢污濁如泥濘。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敝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為賢。被遭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卧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

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乞貧下。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為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為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為其象也。駿錄之。不送去。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難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

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辜，不足教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即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為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跳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為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道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

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恠之曰。此客所寄十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為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為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

上車將還至門而覺。變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為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變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變去。變涕泣留之不住。變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變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變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為謝變好自愛理。變聞之。乃啟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亦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齋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為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

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噬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縣令有女。為精邪所魅。醫療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鼈。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即愈。奉遂納女為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神仙傳卷七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為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况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樹圻。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為小兒。或為車馬。無所不為。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

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答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恠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嘗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慶然而死。尸解而去。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鞵。囊五色之鏡。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

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幢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敘。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為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栢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予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

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恠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脫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徒如初焉。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為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為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疘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鬪擊。良久綱所咒者不如。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

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網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網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下。網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網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

嚴清

嚴清。會稽人。家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清語。不知其異人也。臨別。以一卷書與清。曰。汝得長生。故以相投。當以潔器盛之。置於高處。清受之。後得其術。入霍山仙去。

帛和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服朮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誥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後入林慮山。為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太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雙在窗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為姦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復病也。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游學。嘗舟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為何事。可得則否。玄曰。符亦何所為乎。即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獨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二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

少年曰。吾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於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人。而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救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淋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羣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買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為。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時患熱。方仰

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搭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尚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玄手拍牀，蝦蟇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為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為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即為逆流十丈許。於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詐，後會眾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寔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靈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

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鈎船。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於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取之。終不為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卧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游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為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即以報玄。玄自取之。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為天子所逼留。不違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時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旦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

止此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

神仙傳卷七終

神仙傳卷八

鳳網

鳳網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網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

白玉為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來何為。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為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彊梁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為漢臣也。亦不復為語。帝也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仙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

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為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為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為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幘為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卧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

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九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捉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

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為刀。屈刀為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度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為木屈也。陽性氣剛燥。志節疎略。至於游宴。言和氣柔。辭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

玉子

玉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眾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人盡氣絕。則死。位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眾術。別造一家。

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為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為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為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泥為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靈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路。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為問之。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令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

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耨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勅義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玉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略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杓玉杯來。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義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每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為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

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求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恠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即為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為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

本後亦仙去矣。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為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廚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砂揚石。以手拈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頽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鼉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存。

神仙傳卷八終

神仙傳卷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答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遠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為之有驗。茅君弟在仕。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願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侍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練帳幄。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翁鬱。駉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

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為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為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為候。

孔安國

孔安國者。魯人也。常行氣服鈇丹。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安國為人沉重。尤寶惜道要。不肯輕傳。其奉事者五六年。審其為人志性。乃傳之。有陳伯者。安樂人也。求事安國。安國以為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入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適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隱以避凶世。哀孔有志。授我秘方。服餌之法。以得度世。則大佐司誠子。期姜伯塗山。皆千歲之後。更少壯。吾受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藥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張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許人。一縣恠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

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之術故也。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九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斲木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迹。到五里輒還。有雉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為書一符。着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為之愴然。令求一片鈔。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鈔。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鈔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員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七投水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草燃火煮雞而不焦。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憊極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綠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前。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真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着。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為也。乃辭歸。象常往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屏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為決。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法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主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為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闥。莫有見者。如此不一。嘗為吳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

鯨魚膾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塢，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塢。須臾果得鯨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薑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千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厨下切膾適了。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別之。其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時死。脯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唯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後弟子見在藍竹山中，顏色轉少。

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

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於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為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嘗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鮮。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筋插飯中。攜錢而去。斯須即以鮮至。母食未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鮮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鮮。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牆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為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遵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歔。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翔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

疾疫遠近悉求母瘡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即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若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恠固請不巳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謂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迴顧言畢即見橋亘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迴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於橋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

武王時漢陽曲水人與此微有不同

按御覽引此傳云蘇仙公名林字子玄周

成仙公

成仙公者諱武丁桂易臨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為縣小吏有異姿

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鑒。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為文學主簿。嘗與眾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眾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恠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先生居閣。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偏訖。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噴之。眾客愕然。恠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眾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

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今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啟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改為騾岡在郡西十里也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洪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遙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為佐時明

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孰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岳四海之神祇。皆為道從。翌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為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神仙傳卷十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以傳李文洞曰。土符却老。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涉正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者。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因請之。正乃為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於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己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穆。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宜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已。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絕妖怪之門。咒詛之

者其災不成。厭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之。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益少。後復煉丹。乃登仙去。

北極子

北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為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鐵冶鐵之謂真。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仙去。

李修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還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藏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咒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

葛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便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子。服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儂去必有儂官來迎。但人不可見之耳。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佯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

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蒸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鑪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桓君山著新論。稱其人

離明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好酒常醉。願以此見責。然善為五行之道。雖鬢髮班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為眾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况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為。况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也。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為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

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於京處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而去。

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為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但為水中之松柏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得書。掘發棺之中。一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買為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嘗住壽春。吳太文家。太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廚。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常地所有也。忽告太文曰。王凌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太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凌聞之。以為妖言。惑眾。乃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太文父曰。勿勿。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日去矣。太文出戶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困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太文出。見根。放在向坐。儼然如故。語太文曰。王太尉當族誅。卿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青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以七百餘年。如又太文說根。兩目童子。皆如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德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為下土之士也。

黃敬字伯巖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為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岳。專行服氣斷穀。為吞吐之事。胎息內治。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子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遺嗜欲。如我者。亦可以學我所為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太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捩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為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僂去。

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謂劉淵也。來度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

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遊即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雲臺。

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練朱字大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紵嶼山仙去。

王真

王真字叔經。上黨人。四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真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却元節事真十餘年。真以蒸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衰。後登女几山仙去。

陳長

陳長在紵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紵嶼山中人為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

食顏色如六十歲人。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水飲之。皆愈。紆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紆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還。具說之如此。紆嶼其山地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至腰及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即成泉井。而可汲引。又汲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本處。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容。入大冶山中仙去。

董子陽

董子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飲石泉。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度世。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雲母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見之。與親友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

戴孟

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

魯女生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五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故人。

陳子皇

陳子皇。得餌朮要方。服之。得仙去霍山。妻姜氏疾病。其婿用餌朮法。服之。病自愈。安壽一百七十歲。登山取朮。重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如二十許人。

封衡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朮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鍼應手立愈愛嘗精氣不極視大言凡圖籙傳記無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宮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及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生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笥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邛山不見

神仙傳卷十終